

司马紫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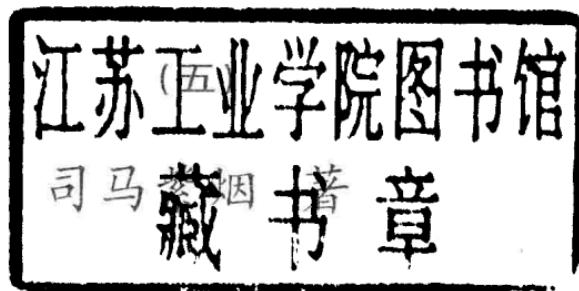
弓王碧手杀手



司马紫烟武侠小说作品集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亲手碧玉弓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字 004 号

杀手碧玉弓

作 者: 司马紫烟

责任编辑: 梁佳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赤峰印刷集团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0

字 数: 150 千字

1998 年元月第一版 1998 年元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06—531—4 / I · 221

定价: 75.00 元(全六册)

内容简介

一位稚气未脱的少年，身背嵌满金银珠宝的奇大弓箭，满怀父母被毒惨死的深仇大恨，涉险塘，攀绝壁，斗大蟒，战异兽，渴饮山泉，饥食野果，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投到一代异人雁湖老人门下学艺……

十年后，为报毒杀父母之仇，为重振绿弓邦雄风，巩青磷身怀绝技勇闯江湖。

一代后起之秀，羽扇纶巾，叱咤武林，引得无数红颜更多情，修罗仙子运起“锁阳功”，罗帷中愿结比翼连枝，弱水一凤叛离师门，为情郎舍命解围以身相许……其间多少风流事，掩卷香艳如闻：

绿弓现、奇缘见，本书以细腻的笔法描述主人翁的儿女情长，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了巩志磷英雄气概，读来回味无穷，爱不释手。

目 录

第九十二章：水火之危	(1257)
第九十三章：双珠出现	(1270)
第九十四章：毒火燃烧	(1282)
第九十五章：礼葬三僧	(1295)
第九十六章：情敌相逢	(1306)
第九十七章：积忿而斗	(1319)
第九十八章：爱侣重逢	(1331)
第九十九章：鱼雁妒火	(1344)
第一〇〇章：鬼魂出现	(1355)
第一〇一章：狼狐为友	(1368)
第一〇二章：黑衣教主	(1379)
第一〇三章：铁尾之危	(1391)
第一〇四章：神箭逞威	(1403)
第一〇五章：琅玕怅触	(1415)
第一〇六章：暗林捉狼	(1427)

第一〇七章：双生肘腋	(1439)
第一〇八章：不速之客	(1450)
第一〇九章：仙女狼人	(1462)
第一一〇章：白额狼王	(1473)
第一一一章：毒坡禁制	(1486)
第一一二章：珠联璧合	(1497)
第一一三章：石壁大战	(1509)
第一一四章：以毒攻毒	(1522)
第一一五章：堞楼遇险	(1534)
第一一六章：死亡边缘	(1545)
第一一七章：琅玕之罪	(1558)

第九十二章 水火之危

血吻狼欺身直扑，凌厉进击，青麟处境危殆，奋力抵挡，迫得聚精会神应付，大喝一声，左掌右弓，同时使出，同时罡气发出，“六癸步法”，攻敌自救。

连攻数招，堪堪拉成平手，血吻狼稍稍一怔，青麟“咤叱天功”使出，直劈硬撞，血吻狼使展毕生功力精华，勉强架住，兀自被他那强弓招掌力，震得身形摇摇不定。

心中立觉，这绿弓孤子果然是功力进步神速，已非昔比。

他本想乘此时占尽优势，在西土六凶老四老六面前显露一手，不料收拾青麟不下，心中顿生焦燥。

青麟对血吻狼可说是切齿痛恨，一心想与他拚命，此番全力使为。左掌右弓，呼呼呼又使出了二招，力量更是刚猛无伦，血吻狼嗥叫一声，连退数步，猛地脚下一软，身子险险往后一倾，青麟“呼”地又是一弓，挟带掌力，同时发出。

登时迫得血吻狼再退，又气又慚，刚才当着金鬃黎火云僧二人之面，曾大吹法螺，如今如此不济，却不是纸老虎拆穿，十分丢脸。

这时眼见那宝弓珠玉闪烁，已临面前，心中一凛，连忙吸一口长气，立稳脚跟，出招攻敌，猛觉弓梢急拽，风声扑面，青麟伸臂进招，急攻而至，等血吻狼出手时，却又倏然

连连点出，血吻狼顿觉胸前如同藩篱尽撤，穴道堪堪将要被他点中。

正当此时，一旁的金鹏黎蓦地大喝一声，身形发动，向青麟扑到。

而别一边的火云僧，几乎也同时发动，手执降魔杵跃起，他可是十分机伶，不遑参战，迳自扑向青麟身后的巧匠鲁铁，鲁铁慌忙挥斧自保。

金鹏黎使一对金光闪闪的短剑，此时光芒一闪，加入战团，口中喝道：“狼帮主，我来助你……”

血吻狼得到有力帮手，心中大喜，手下长剑，疾忙连出重手。

顿时青麟一方吃紧，更使他担心是鲁铁，明知他不是火云僧的对手，不能不救。

翻身疾退，宝弓撩出，正好接住那火云僧一只降魔杵悠悠下砸之势，火云僧可是十分见机，惟恐他璧玉弓奇异，伤了他的宝杵，此时尤然收势。

青麟护着鲁铁，退来厅事一隅，只见外面两僧早有布置，爪牙们弯弓搭箭，正在紧张等待。

两人若是冲出，即使青麟有罡气功力防体无虞，但那鲁铁，却万万必不能免。

鲁铁大叫：“青麟老弟：‘快走，不要顾我！你若有余力，能救出你嫂子与侄儿，我就是死了也瞑目的，你快走吧！你嫂子她现在玉门南城边刘家……’。”

此时金鹏黎，火云僧，血吻狼，三人采丁字形缓缓包围上来。

三位高手，联手进攻，厅外爪牙，虎虎眈视，这等局势，如何能免？

蓦地金闇黎暴喝一声，三人同时发动，兵器一闪，同时递出。

青麟倏地大叫：“且慢，金闇黎，火云僧，你们看，这是什么？”

缓缓自腰间，摸出那张仅绘着玉楼地下甬道秘室，入洞路线的羊皮地图来，三人一瞥，立刻住手。

金闇黎沉声喝问：“是甬道秘图吗？”

青麟一扬，应道：“正是，玉楼老帮主命我带着这秘图来和你们商量，若是你们同意，饶他性命，归返玉楼基业，我就带你们进入甬道秘室，在那里，诸葛居士当以他玉楼帮历代相传的两本秘笈相赠……”

此言一出，三人各各表情不同，那西土六凶中的老四老六，久闻玉楼秘笈，记载着诡异武功，乃是武林之宝，在夺取玉楼基业之后，火云僧与木罗汉最主要的，就是要找到这两本东西，其奈玉楼居士坚不吐实，虽然两僧明知，秘笈必是藏在玉楼地底，甬道之中，但他们同时也知，那秘道复杂无比，进去了出不来，不敢妄动，不杀玉楼居士，正是此故。

此番突见秘道地图，羊皮上所绘，隐约虽看不清，但可能十之八九不假，两名恶僧，心下立刻大动，不遑为木罗汉复仇，先想得到两本秘笈再说。

而那血吻狼，此时面上，更是阴暗不定，羊皮地图出现，玉楼秘笈，使他见猎心喜，食指大动。

金闇黎与火云僧可是机警无比，此时一瞥血吻狼面色，立知这狼人又起非份之心，不由得为此又是恼怒，又是踌躇。

火云僧故作不在乎，说道：“巩青麟，此番你已成金底游魂，还敢要求什么！快快献上图来，待我们命人进去，若是所言不假，两本秘笈果然出现，我们或许考虑，饶了你和那

老鬼诸葛元咸一命……

至于说归返玉楼基业，那决不可能……”

金闇黎此时也出言恫吓，说道：“巩青麟快快献图，否则我们动手，杀了你取图易如反掌，凭此进入甬道秘室，那玉楼老鬼怎能抵挡，两本秘笈还不是落在我盟兄盟弟手中……”

青麟毫不为动，怀中又取出火摺子，缓缓说道：“玉楼帮主诸葛老伯，命我以图来寻诸位，诸位同意，由我持图，前导入洞，前往甬道秘室，与诸葛居士相见，取得秘笈，实践诺言。

若是诸位无意，诸葛居士也无意出来，一心想伴着那两本秘笈老死其中，而这羊皮地图当然也就没用了，他已有言在先，命我焚去。……”

一晃火摺，便要去点那羊皮地图……

慌得三人齐叫：“住手！有话好说！”青麟早知他们必然如此，此番欲擒故纵，火摺一晃即收。

血吻狼情不自禁也惊呼出口，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番露出，金闇黎与火云僧立刻大起惊惕，极反感，极嫌恶地瞪了他一眼，血吻狼却依然面带微笑，神情镇定如恒。

青麟叫道：“怎么样，你们有意无意，快请一决！”

金闇黎无奈，心想目前无妨委屈一点，待得进入秘室，取得那两本秘笈出来，那时候，可得由我们威风了，西土六凶均是心毒手辣的魔头，无恶不作，当然也可以不守信用，到那时，不说要杀失去功力的玉楼居士与功力低微的鲁铁没有问题，就是要杀青麟与眼中钉血吻狼，谅来也不是难事。

他甚致想好了步骤，先助血吻狼杀了青麟，然后再设计来陷害这狼人——

主意打定，点头说道：“也罢，巩青麟，一切都由你。”一瞥火云僧，吩咐道：“老六你陪狼帮主坐坐，我去去就来！”

青麟暗道糟糕，若是不能一网打尽，实是麻烦，后患无穷。

但又一时想不出办法来，急得满面涨红。

金阁黎摆手道：“巩青麟，你引路吧！”正要动身，忽有转机，那血吻狼哈哈一笑，说道：“金阁黎大师，这巩青麟诡计多端，千万要注意，莫着了他的道儿，在下不才，此番陪你一齐去，也好监视着这厮，防他捣鬼！”

青麟心中一喜，好极！多死一个血吻狼，此去邛崃便无后顾之忧！

不料金阁黎对血吻狼的这番热心，却不敢领达，鼻孔中冷哼一声，不便发作，只好敷衍道：“不敢有劳狼帮主大驾，这小子有我对付，便是不怕他使什么诡计，狼帮主还是由老六陪同，参观我玉楼各处吧！”

火云僧也急了，连忙来吸引血吻狼注意别处，唯巩他随进道去捣蛋，急急吩咐爪牙们准备盛宴，款待贵宾，爪牙们轰诺去办。

火云僧来拉血吻狼的袖子，说道：“狼帮主，我先陪你在玉楼各处走走，稍停便请用筵……”

血吻狼将袖一摔，索性露骨说语：“久闻玉楼帮两本绢制秘笈，上面记载了诡异琥功，当世之中，习武的谁不想瞻仰瞻仰！”

如今我血吻狼难得有此机会，怎能放过，对不起，这两本秘笈，我很想看看，见识见识。

我们一同走吧！巩青麟你快快带路……”

此言一出，金阁黎再也按捺不住，喝道：“血吻狼，你果

真是要去?”

血吻狼傲然应道：“我血吻狼平生做事，谁人能够拦阻得了？”

火云僧道：“这两本秘笈归我们，你如起掠夺之心，须吃天下人笑话！”

血吻狼哈哈大笑：干诡说道：“火云，你说这话，不害臊么，凭什么那两本玉楼秘笈该你们西土六凶可得？嘿嘿！我这叫做黑吃黑！大家碰运气，进去之后，谁的眼明手快，两本秘笈就归谁有？”

一言说僵，厅上顿时箭拔弩张，气氛紧张起来，青麟心中高兴，悄悄在鲁铁耳边吩咐了几句，鲁铁点头，手绰运斤神斧，悄悄踅向回廊，掩入玉楼深处。

这边，一面是西土六凶的老四老六，一面是丐帮血吻狼，高手相争，双方均不敢大意。

双方对立，青麟一旁注视，心中默祷：“你们这三个恶贼，快快先打一场，也好免得我多费气力！”

血吻狼虚张声势，口中呜呜出声，似在召唤群狼，金阁黎与火云僧不知底细，登时脸上变色。

金阁黎倏地作了决定，喝道：“老六，既是狼帮主要插一手，也罢，你我一齐进去，且看鹿死谁手？”

此言一出，青麟几乎要高兴得跳起来，血吻狼可是满不在乎，说道：“好呀！两个对一个！嘿嘿！我狼人岂是怕事的，咱们走着瞧！”

青麟惟恐他们再度变卦，手中羊皮秘图一扬，领先飞奔，叫道：“大家随我来！”

金阁黎，火云僧，血吻狼，立刻急急尾随！

青麟来到那栋大屋之中，掀起石板，露出秘道：准备入

洞。

此番他要在前面引路，先行警告三人道：“你们三个听着，此番我拿着秘图，领先开路，金阁黎第二，血吻狼第三，火云僧第四，你等但跟着我走，千万不许妄生不良之念，暗中出手害人。”

我要说明的是，我一手执弓与图，一手提着火摺，只许你们在我身后一丈远外，不许逾越，逢到拐弯，我自会等待你们。

若是你们在后面一有妄动，我便立将这图烧了，大家在这甬道里困死，同归于尽……”

他这一说，设计得果然甚是周密，三人无语，青麟吩咐他们站远一些，准备停当，先行落下甬道：

这三个，知道玉楼甬道神秘，一时倒也不敢乱动，依次由金阁黎，血吻狼，火云僧次序，进入甬道。

只见青麟璧玉宝弓，珠玉闪光，此时在黑暗的甬道中，十分清楚，丈许远处，青麟前行引导，背后三个，跟着弓上闪光前进。

不久岔道出现，纷歧复杂，三人见了，方知传闻是实，如此道路纷歧，委实复杂已极，莫说细细辨认，寻出路不易，就是这初初一望，也使人头昏脑涨，觉得心中慌乱。

那第二个金阁黎，不是不曾心起歹念，此时他一手抱着双剑，一手满扣暗器。

他当然想暗算青麟，但见歧路太多，心生怯意，自己一出手，成功便罢，不然这况青麟只须一转身，避入岐道，道中有道，立与三人隔绝，他可以不烧秘图，寻路出去，而三人却只有困死无疑。

同时那血吻狼在他身后，虽有火云僧在最后监视，但金

蔺聚心中担心难免，是以谨慎小心，一时惟求自保，无心再试歹念。

最苦的是血吻狼，夹在西土六凶老四与老六之间，那火云僧十分恶毒，惟恐他暗中下手，一条降魔杵简直就是靠在血吻狼腰傍。

行行复行行，青麟有图在手，心下了了，此时故意带着他们绕来绕去，多走一些错路，拖延时间。

因为青麟的心念未决，按照预先与玉楼居士的约定，此时既入甬道中心，自己应当见机避开，长啸一声，通知秘室中的玉楼居士，制动石橱中的机括，放出地下寒泉，毒火，将这三个巨奸大恶消灭。

但，青麟怎能忍心玉楼居士牺牲，与这三个恶人同归于尽。

估计之下，若是如此，三人必死无疑，自己有图在身，又先行一步，必能脱险，只是那玉楼，身畔无图，功力全失，即便识路，又怎能逃得了水火之灾。

若是他死了，青麟心中怎能心安……

想着想着，犹疑不决，带着这三人只顾绕圆子，三人中已经不耐，口出怨言。

青麟又想着一法，便是冒险将三人带到那秘室所在，见了两本绢册，乘他们高兴时，挟着玉楼居士，冒险拨动机括，见机逃走。

估计这番多了个血吻狼，当两本绢册出现时，三人势必要争，那时确是大好机会。

当然，危险可能同样极大，逃不脱时，自己与玉楼居士性命不保，怀中真图，玉楼秘笈，都将失去。

对敌这些人，或许乘他们有矛盾时，尚可有望，但最难

的一点是那机括发动，寒泉毒火，相继而来，可能极是难以逃脱。

青麟已决定一试，所顾虑的，是成功把握太渺茫了，想起了所爱，爱着自己的一些人，想起了今后的使命，不敢轻易就死。

忏娘，南陵玉女，死去的桑窈娘，黄珊珠，甚至如那琵琶别抱的弱水一凤，思断义绝的修罗仙子，与风云女吕瑛，诸葛燕，这些熟悉的女子，张张不同而美丽的面孔都浮起在心头，仿佛她们都在一致地凝望着自己，劝告自己莫要冒险……

不能使发她们失望啊，尤其是忏娘与南陵玉女，若是青麟有了意外，产生的后果岂堪设想。

现在重任未了，若是轻言牺牲，不仅七大宗派中，所有的人都不赞成，就连死去的父亲身日弓巩天雄，母亲绿娘子何亦华，也恐不能瞑目。

青麟流汗，痛苦，蓦地决定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决定带三人到那秘室，乘三人争夺那假秘笈时，挟起玉楼居士就逃，不去动那石橱中的机括，让他们三人在甬道中自生自灭吧，若是侥幸能脱，青麟当在出得甬道之后，立刻发动玉楼帮众，按图所示，将所有甬道出口尽都堵死。

主意一定，不再绕弯，带着三人，来到甬道中心之处，秘室所在。

玉楼居士诸葛元咸，在那石桌之上，点燃一灯，正在坐候，见青麟出现，疾起准备。

果然，那石桌之上，赫然放着了两本绢册秘笈。

青麟天待闪身，身后的金阁黎蓦地掩至，出手如风，立自他手中夺去了那羊皮地图，青麟但觉劲风拂过，麻穴立中，暗道一声：“完了！”罡气功夫来不及发出，这金阁黎功力实是惊

人，猝然出手，立见功效，青麟羊皮图被夺，好在那仅能用在进入，而不能用在出去，失了也没关系，糟的是肘湾曲池上一阵酸麻，几乎支持不住。

心中一凛，想到万万不能在此时倒下啊，一手紧执宝弓，向前一送，努力立稳脚步。

金阁黎一招得手，正待举剑砍下，忽见青麟穴道被拂，竟然尚能有反抗力量，不禁一怔……

手下略慢一步，那旁火云僧大叫：“血吻狼！你敢动一动，我杵下决不留情！”

金阁黎不能兼顾，飞起一脚，将青麟踹倒一旁，霍地转身。

见石桌之上，两本绢制秘笈依然无恙，心下大大的嘘了一口气。笑着对玉楼居士道：“老鬼！多谢你了！”

玉楼居士露出害怕神色，颤巍巍地退到石橱之旁，身子软瘫而下。

金阁黎志得意满，伸手来抓桌上秘笈……

蓦地那血吻狼哈哈一笑，飞身而起，竟然摆脱了火云僧的监视，出手来夺。

金阁黎大惊，剑交左手，右手急抓，“铮”地一声，血吻狼急智使出，手臂尚差一段，忽地长剑伸出，立将一本绢册挑起。

“呼”的一声，背后火云僧一杵飞出，血吻狼急闪避过，此番险中，狼人全力施为，左掌右剑，同时迫退两敌，从容取得绢册在手……

金阁黎怒喝：“血吻狼，快把绢册还我……”

血吻狼哈哈笑道：“忙什么！你们得一本，我得一本，大家平分秋色，再公平也没有，你们又何必贪多……

待我来看看这秘笈如何？”

翻开绢册观看，就在那石桌灯畔，金闇黎与火云僧立生警惕，不敢出手夹攻，惟恐他将绢册向火上一烧，那就一切都完了……

紧张注视，刹时十分静寂。

玉楼居士一手伸进口橱，此时他脸上露出了痛苦之色，他非是没有同归于尽的决心，只因绿弓掌门人巩青麟，此时似乎被点了穴道，跌地不起。

诸葛元咸，不忍青麟同归于尽，是以十分犹疑不决。

忽然，在他苍白的脸上，痛苦之色换成了紧张，同为，他看见那青麟蠕蠕微动，不久，他竟挣扎着坐起。

绿弓常门人果然功力卓绝，不辜负雁湖老人十载培育辛劳，千钧一发之际，曲池被拂，犹能支持，接着又中金闇黎一脚，但他心中仍然清楚，情知万万不可倒下，努力运气。企图恢复。

终于，禀赋与功力帮助了他，气行一匝，罡气功用发生效用，穴道立解，疼痛消失。

柱着宝弓起立，金闇黎火云僧正在注视着血吻狼，倒没有看到他的行动。

血吻狼忽然间好似有什么发现似的，喃喃说道：“咦，这倒奇了，好似这本东西有假？”

青麟心中一凛……

蓦地石橱之旁，诸葛居士发出一声低啸。

声音入耳，青麟立刻惊觉，不好，这是他催自己逃走的讯号，他要扭动那机括，放出寒泉毒火来了。

就在三人一愕之时，青麟蓦地发动，大喝一声，罡气遍布全身，拽弓跃出，奋力一冲。

金闇黎双剑及体，罡气一弹，震得他几乎脱手。